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龙虎会京华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龙虎会京华
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599-3



9 787805 065991 >

ISBN 7-80506-599-3/I • 251

定价: 25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48

龙虎会京华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48

龙虎会京华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龙 虎 会 京 华

作 者 独孤红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8 字 数 36 万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 - 80506 - 599 - 3/I · 251

定 价：25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简介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。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紫凤钗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湾，之后《丹心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孤骑》相继出版，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。稿约自此不断，再无暇兼顾公职，遂辞去电台工作，专心从事写作。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，作品达60余部，名列台湾十大名家，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。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。被誉为台湾第一快手。独孤红热爱戏剧，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，屡创收视佳绩，造成轰动，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《一代女皇》（台湾版）、《怒剑狂花》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。

—

这是一个夜晚，微有月色的夜晚。

这么一个夜晚，在有的人眼里，它是美而动人的，但是在有些人眼里，它却是凄惨、阴冷而令人伤心的，这完全是因人而异，因当时的情形而有所不同。

此时此地，对这两个人来说，应该就是属于后者了。

这里是京畿西山的一个荒凉地方。

所谓荒凉地方，只是说它不是个出名的风景区，至少离风景区远了些，游人绝不会到这儿来。

可是这儿视野绝佳，居高临下，可以俯览山下那好大一片田野。

这里，藉着那微有的月色看，可以看见有一坯黄土，一片新坟，坟前立着一块墓碑，由于月色黯淡，看不清墓碑上的字迹。

那两个人，就是在这座新坟前，沉默着，悲痛的祭吊着。

两个人，一个是年轻人，一个是中年人，不管是年轻人或中年人，都有着一副颀长、挺拔的身材，俊逸不凡的相貌，也都有着一股平常人所没有的气质。

突然，那个年轻人开了口，划破了这个地方的静寂：“我没有想到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刚走，就发生这种事！”

那中年人也说了话，话声低沉，还略带沙哑：“少主应该说，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，他们会下这种毒手。”

年轻人沉默了一下：“恩叔，确定他们是查缉营的人？”

“错不了的。”中年人道：“下手的是他们，没有上头的令谕，他们不敢这么做，至于是谁下的令谕，是宫里那老少两个女人，还是统领京畿禁卫的玉贝勒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年轻人两眼中闪出了一道凛人的光芒：“我会弄清楚的，我一定会弄清楚是谁的指使，白叔死的太冤、太不值，我不能让他就这样含恨九泉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去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恩叔，我不打算像您想的这么做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中年人道：“你不打算像我想的这么做？”

年轻人微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我想怎么做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马上查出是谁在背后指使，马上替白叔报仇。”

“少主又打算怎么做？”

“慢慢来，我要让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，我要让他们死得没话说！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恩叔，咱们势单力薄，而且，我在十年内不能离开北京，将来有时候我甚至得公开露面。”

中年人为之愕然：“少主，你还要管他们的事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恩叔，毕竟福临对我不薄，他甚至还不惜重建李

家宅院，尤其我答应过他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少主，毕竟咱们是汉族世胄，先朝遗民啊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福临都能重建李家，把他的阿哥托给我这个汉族世胄，前朝遗民，我又为什么不能替他……”

“不能，少主。”中年人道：“公仇、私恨，为了这，其他的可以置诸脑后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恩叔原谅，我的看法跟恩叔不一样。”

“怎么说，少主的看法跟我不一样？”

“是的，再请恩叔原谅。”

中年人脸色剧变，沉默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少主已经艺成，也已经长成，而且大仇也报得差不多了，我总算对得起主人了，请就此辞。”

他一个“辞”字出口，也不等年轻人有任反应，就躬身之势陡然拔起，天马行空般疾射而去。

年轻人绝没想到他会有此一着，急喊：“恩叔！”

喊声震荡夜空，传出老远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中年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不见了。

年轻人脸上闪过抽搐，身躯泛起颤抖，哑声道：“恩叔，你这是何苦……”

他曲膝向着中年人逝去的方向跪了下去，接道：“谢恩叔当年救我，以后送我学艺，抚养我长大成人，复又让我天下奔波，觅仇报仇之恩。”

同样的一个夜晚，在寂静，只有少数几盏灯光的“肃亲王府”的后院里，背着手立着一个顾长、挺拔、俊逸的人影。

他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任由夜风吹得他衣袂飘扬，宛如一尊石雕的人像。

从长廊上下来一个人影，那是个容貌、风韵动人的中年女人。

她一直走到那个顾长、挺拔、俊逸人影的身边：“几天了，没有一点动静，应该不会有有什么了，睡觉吧。”

有着顾长、挺拔、俊逸人影的，自然是个挺拔、俊逸的年轻人，他仰望着夜空道：“没有动静，他居然会没有动静，难道说我会料错他？”

中年女子也道：“我也认为他不应该是个善罢干休的人，尤其死了一个跟他关系非比寻常的人，除非他没有想到‘肃王府’，没有想到你。”

“他是个聪明人，”俊逸年轻人摇头道：“不会想不到，就算他想不到我，想不到‘肃王府’，他也应该知道下手的是‘查缉营’，可是这些日子了，‘查缉营’也没有什么动静。”

“除非……”中年女子道：“他是知道胳膊斗不过大腿，民不能跟官斗，北京城里他无法立足，咬牙忍一忍，走了。”

俊逸年轻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您真这么想么？”

中年女子道：“我希望是这样，可是你知道，世间事如人意的不多。”

俊逸年轻人又冷冷一笑：“您我都知道，他不是个这么算了的人，他可是个指作隐忍，躲在什么地方待机而动，我不会让他如愿的，我不会让他如愿的！”

中年女子也道：“最好是不能让他如愿，最好这件事也别让纪翠知道。”

“她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好一点了。”

“真是莫名其妙，让我赶他走的，也有她一份，我真那么做了，她又不对了。”

“女孩子不都是这样，只要稍假时日，她就会把他淡忘了！”

俊逸年轻人没说话。

罗家，是个大户，尤其是在这南城，可是就整个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来说，只是能算个不大不小的人家，只因为京城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太多了。

罗家，这座大宅院的门口，贴着一张红纸，上头写着几行拳头大的字迹，写的是颜体，挺不错的颜体，写的是：

“诚征护院数名，男女不拘，籍贯不拘，年岁不拘，维须家世清白，出身正派，意者内洽。”

取情是招募护院。

护院是干什么的？

谁都知道：北京城是个卧虎藏龙之地，要龙有龙，要虎有虎，

可也就因为“北京城”是个卧虎藏龙的地儿，识货的行家特别多，不是自信真有两下子，是不敢轻易应征护院，端这碗玩命碗的。

所以，虽然不知道罗家这张红纸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，可是至少今天这时候都快正午了，才来了一个。

这一个，是年轻人，穿得很普通，一点儿也不像个练家子，人也不像是干护院的材料，只是人有点黑，让人看上去很顺眼，越看越顺眼，看久了，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家伙长得挺俊，在男人里是数得着的。

他叫开罗家的门，侧门，开的是四十上下，模样儿就像个护院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粗声粗气，一对牛眼。

年轻人倒很从容、泰然，指指门边：“府上不是招募护院么？”

“你应征护院？”那人似乎不信。

“是啊！”

那人上下打量年轻人：“会武？”

“学过几年。”

“有把握？”

“招募护院总得经过比试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谁会愿意没事来找打玩命！”

那人怔了一怔，又上下打量了年轻人一阵：“说得有理。你这个人有意思，进来试试吧！”

年轻人进去了，进门看，眼前是个大院子，一挑三间东厢房

前摆了张长桌子，上头还铺着红桌巾。

那人一路嚷：“又有人应征来了！”

又有人应征来了，这表示前面已经有人过来了。

这一嚷嚷，结果厢房里出来了几个人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瘪瘦老头，两个个头儿挺壮的中年粗汉，还有一个是皮白嫩肉，眉清目秀的小伙子。

开门的粗汉冲老头儿一哈腰道：“总管，又来个应征的。”

瘦老头眼皮也不抬：“我看见了。”

他不慌不忙的坐在长桌子后面，坐定，这才抬眼打量年轻人，只一眼，他眉头一皱：“你是来应征护院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年轻人从容的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要知道，应征护院是要经过比试的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要是有什么死伤，可怨不了别人。”

死伤！怪吓人的。

年轻人仍然从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瘦老头又看了看他，一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中年人从桌子底下端出个木盘来，木盘里现成的文房四宝，瘦老头儿摊开一本簿子，提笔濡墨，然后问：“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姓严，在家行四，就叫严四。”

这么样个人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！

瘦老头禁不住也皱了一下眉：“严四！”

他登记在了簿子上。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不是说年岁不拘么？”

“只是问问。”

“廿二了。”

“廿二。”瘦老头又登记在簿子上：“哪儿人哪？”

“直隶。”

“直隶哪儿啊？”

“保定府。”

“保定府，好地方，家里干什么的？”

“庄稼人。”

“庄稼人，你学的是那门那派的武艺呀？”

“没门没派。”

瘦老头一怔抬眼：“没门没派？”

“我师父只教我武艺，从来没跟我提过门派，我也没敢问。”

这是可能的，也不是没有这种事。

“你师父高名上姓，怎么称呼呀？”

“我只知道我师父是个和尚，别的就知道了！”

瘦老头忽又皱了眉：“那怎么行，我们要的是出身正派，你连个门派也没有，师父也不知道是谁。”

开门粗汉说了话：“总管，没门没派可不一定就不是正派。”

他还挺帮忙的，八成儿是看年轻人顺眼。

“不行！”瘦老头摇摇头：“没门没派，不知根儿，不知底儿。”

有门有派就知根儿知底儿了，随便胡诌一个，上那儿查去？

年轻人严四说了话：“你们要的是真本事，是不是？我看出身有门有派的，本事不见得比我好。”

几个人听得都一怔！

瘦老头儿“呃”了一声，一指那皮白肉嫩的小伙子：“他出身少林，是刚录用的，你跟他比比。”

小伙子两眼直瞪着严四，大概是不爱听严四的话。

严四一摇头：“我要是没录用，犯不着，我要是录用了伤和气，这样的比试不好。”

瘦老头儿笑了，笑得轻蔑：“那我们怎么见得着，你那比别人好的真本事？”

严四道：“那就看诸位是不是识货了。”

他上前一步，伸手按了按桌子，只听一阵吱吱响，桌子的四条腿竟然陷进了黄泥地里一两寸。

黄泥地有多硬！

这，不必是识货的行家也知道厉害。

几个人都傻眼了，瞪着严四看的，不只是那小伙子了。敢说，此时再让小伙子跟严四比，他绝不干。

开门的粗汉叫出了声：“内功，好厉害的内功，严老弟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内外双修呀！”

严四笑笑“谈不上内外双修，只不过练过几年。”

瘦老头儿等定过了神来。

只听瘦老头儿忙叫：“录用，你录用了，你录用了！”

开门的粗汉不但粗而且直，他咧着大嘴，蒲扇似的大巴掌在

严四的肩上：“老弟，恭喜了，往后咱们就在一块儿共事了，我叫赵奎，你叫我老赵就行了。”

开门的粗汉赵奎这一领头，瘦老头儿等都过来了，你拍肩，我拉手，热络得像似多年的老朋友。

还好人不算太多，严四一个个也都记住了，小伙子叫孙秀，另外两个一个叫周标，一个叫钱大武。

瘦老头儿殷了后，他满脸堆笑，似乎有意巴结：“严老弟，我叫唐天星，是这儿的总管。”

严四叫了一声：“总管。”

瘦老头儿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：“我们这儿管吃管住，你在京里要是没家，可以住进府里来！”

严四道：“我住进府里来。”

瘦老头儿一喜：“好极了。”

赵奎拉着严四要走：“走，我给你打点去。”

唐天星拦住了：“赵师父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况且这事儿我会派人料理，怎好偏劳你。”

赵奎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跟严老弟投缘。”

“我知道你跟严老弟投缘，”唐天星道：“可是你知道我打算安排严老弟往那儿？”

赵奎傻眼了，不好意思的咧嘴一笑，不说话了，也不急着拉严四走了。

唐天星转望严四：“我们这儿新来的护院师父跟老的护院师父，各有不同的月俸，你的情形跟别人不一样；我会请准老爷，多